

诸子百家之十三经

吕氏春秋

中华古典精华文库

吕氏春秋

吕不韦 著

目录

卷一.....	001
孟春纪.....	001
本生.....	002
重己.....	003
贵公.....	005
去私.....	006
卷二.....	008
仲春纪.....	008
贵生.....	009
情欲.....	011
当染.....	012
功名.....	013
卷三.....	015
季春纪.....	015
尽数.....	016
先己.....	017
论人.....	019
圆道.....	020
卷四.....	022
孟夏纪.....	022
劝学.....	023

尊师.....	024
诬徒.....	026
用众.....	027
卷五.....	029
仲夏纪.....	029
大乐.....	030
侈乐.....	031
适音.....	032
卷六.....	036
季夏纪.....	036
音律.....	037
音初.....	038
制乐.....	039
卷七.....	043
孟秋纪.....	043
荡兵.....	044
振乱.....	045
禁塞.....	046
怀宠.....	048
卷八.....	050
仲秋纪.....	050
论威.....	051
简选.....	052
决胜.....	054
爱士.....	055
卷九.....	057
季秋纪.....	057

顺民.....	058
知士.....	059
审己.....	061
精通.....	062
卷十.....	064
孟冬纪.....	064
节丧.....	065
安死.....	067
异宝.....	068
异用.....	070
卷十一.....	072
仲冬纪.....	072
至忠.....	073
忠廉.....	074
当务.....	076
长见.....	077
卷十二.....	079
季冬纪.....	079
士节.....	080
介立.....	081
诚廉.....	082
不侵.....	083
卷十三.....	085
有始.....	085
应同.....	086
去尤.....	088
听言.....	089

谨听.....	090
务本.....	092
谕大.....	093

吕氏春秋卷一 孟春纪

孟春纪

一曰——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进。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车各]，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御之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告御，命曰“劳酒”。是月也，大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王布衣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孤险原隰，土地质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讫，先定准直，农乃不

惑。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把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鷩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掩骼覆[骨差]。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

本生

二曰——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撻之谓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感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备寇也，分修兵而反以自攻，则亦失所为修之矣。

夫水之性情，土者鷩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鷩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

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嫌，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

色于此，目视之必慊，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于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则使人瘠，必弗食。是教圣人之子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贵富者，其子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则遁焉。遁焉，性恶得不伤？

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万物章章，以害一生，生无不伤；以便一生，生无不长。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听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无不受也，无不裹也，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愠；此之谓全德之人。

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犂，务以自佚，命之曰招鷲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

重己

三曰——

倕，至巧也。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一苍壁小玃，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

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之情也。不达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师者之爱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聋者之养婴儿也，方雷而窥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别也。未始有别者，其所谓是未尝是，其所谓非未尝非，是其所谓非，非其所谓是，此之谓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祸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国，必残必亡。夫死殃残亡，非自至也，感召之也。寿长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则其至不可禁矣。此论不可不熟。

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殫，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椹，而牛恣所以之，顺也。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目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顾者，欲也；教圣人必先适欲。

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焯热。焯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鞫；中大鞫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国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马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醕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实性自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

贵公

四曰——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刑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诺，曰：“公谁欲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已若者，不比于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衷不已若者；其于国也，有不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勿已乎，则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

智，放曰：大匠不鷲，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恶，用管子而为五伯长，行私阿所爱，用竖刀而虫出于户。

人之少也愚，其长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饰服，私利而立公，贪戾而求王，舜弗能为。

去私

五曰——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

黄帝言曰：‘声禁重，色禁重，农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

“尧有子十八，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墨者有巨子腹[黄享]，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

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黄享]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黄享]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

庖人调和而弗敢食，故可以为庖。若使底子调和而食之，则不可以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为王伯矣。

吕氏春秋卷二 仲春纪

仲春纪

一曰——

仲春之月：日在奎，香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日皋]。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华。苍庚鸣。鹰化为鸠。太子居青阳太庙，乘鸾辂，驾苍龙，载育旅，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谋（示旁）。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韦蜀]，授以弓关于高谋（示旁）前。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站电。蛰虫咸动；开户内始出。先雷三日，奋铎以令于兆民曰：“雷且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朝必备。无作大事，以妨农功。

是月也，无竭川泽，无陂陂池，无焚山林。大于乃献羔开冰，先寝度庙。上丁，命乐正，入（学习）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亲往视之。中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

是月也，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贵生

二曰一一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

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抵天下。

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赵国无君，求王子搜而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舆。王子拊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子，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

可谓不以国伤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为君也。

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阖守间，（鹿）（粗）布之衣，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至，颜阖自对之。使者曰：“此颜阖之家邪？”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缪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故若颜阖者，非恶富贵也，由重生恶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贵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

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为也？

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员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轻也。夫生岂特随侯珠之重也哉？

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首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不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见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恶，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流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

情欲

三曰——

天生人而使有贪，[贫]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

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耳不可瞻，目不可厌，口不可满，身尽府种，筋骨沉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曲失其宜，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其于物也，不可得之为欲，不可足之为求，大失生本。民人怨谤，又树大仇；意气易动，蟠然不固；矜势好智，胸中欺诈；德义之缓，邪利之急。身以困穷，虽后悔之，尚将奚及？巧佞之近，端直之远，国家大危，悔前之过，犹不可反。闻言而惊，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乱难时至。以此君人，为身大忧。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

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奚故？论早定也。论早定则知早啬，知早啬则精不竭。秋早寒则冬必暖矣，春多雨则夏必旱矣，天地不能两，而况于人类乎？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等前者众则速尽，万物之酌大贵之生者众矣，故大贵之生常速尽，非徒万物酌之也，又损其生以资天下之人，而终不自知。功虽成乎外，而生亏乎内，耳不可以听，目不可

以视，口不可以食，胸中大扰，妄言想见，临死之上，颠倒惊惧，不知所为，用心如此，岂不悲哉！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自有道者论之则不然，此荆（国）〔王〕之幸。荆庄王好周游田猎，驰骋弋射，欢乐无遗，尽傅其境内之势与诸侯之忧于孙叔敖，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在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后世。

当染

四曰——

墨子见染素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于干辛、歧踵戎，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僂，举天下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齐桓公染于管仲、鲍叔，晋文公染于咎犯、郤偃，荆庄王染于孙叔敖、沈尹筮，吴王阖庐染于伍员、文之仪，越王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范吉射染于张柳朔、王生，中行寅染于（黄）藉秦、高强，吴王夫差染于王孙雄、太宰〔喜否〕，

智伯瑶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樞长，朱康王染于唐鞅、田不彘（示旁），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皆残亡，身或死辱，宗庙不血食，绝其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贪暴（可羞）〔苛扰〕人必称此六君者。凡为君非为君而因荣也，非为君而因安也，以为行理也。行理生于（当染）〔染当〕，故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越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则所染不当；所染不当，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所染不当也。存亡故不独是也，帝王亦然。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此二士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子贡、子夏、曾子学于孔子，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禽滑黎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黎，田系学于许犯。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皆所染者得当也。

功名

五曰——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犹表之与影，若呼之与响。善

钓者出鱼乎十仞之下，饵香也，善妇者下鸟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为君者，蛮夷反百殊俗异习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以归。

强令之笑不乐，强分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

缶醯黄，芮聚之，有酸；徒水则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蝇，奋工不能。以茹鱼去蝇，蝇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继、纆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罚虽重，刑虽严，何益？

大寒既至，民暖是利，大热在上，民清是走。是故民无常处，见利之聚，无之去。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热矣，而民无定者，取则行钧也。欲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异也。行不异，乱虽信今，民犹无走。民无走，则王者废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故当分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务，有贤主不可而不此事。

贤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恶之不可移。桀、纆资为天子，富有天下，能尽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贤名之。关龙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领之死，令其上立过，而不能与之贤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吕氏春秋卷三 季春纪

季春纪

一曰——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日皐]。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光脾。桐始华。田鼠化鴽。虹始见。萍始生。天子居青阳右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鸞，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焉站乘舟。荐鮓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卯（有穴头），赐贫穷，振乏绝，并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为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田猎毕弋，置罟罗网，[食委]鲁之药，无出九门。”

是月也，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任降于桑。具[木关]典遽（有竹头）筐，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无观。省妇使，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

之服，无有敢堕。

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无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

是月也，乃合鷩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国人雩，龙门磔禳，以毕春气。

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而早降，兵革并起。

尽数

二曰——

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两年寿得长焉。长者，非短两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定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者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

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

为鷲明。精气之末也，因轻而扬之，固定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

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聾为聋，处目则为[目蔑]为盲，处鼻则为[鼻九]为窒，处腹则为张为府，处足则为痿为蹶。

轻水所多秃与瘦人，重水所多鷲与辟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鷲与伛人。

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之谓〕疾首。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咸进受气。饮必小咽，端直无戾。

今世上卜筮祷词，故疾病愈来。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把，何益于中？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故巫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之人戏之也，为其末也。

先己

三曰——

汤问于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蓄其大宝。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逐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此之谓真人。

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

者不干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义则人善矣；乐备君道，而百官已治类，万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于无为。无为之道曰胜天，义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督听，利身平静，胜天顺性。顺性则聪明寿长，平静则业进乐向，督听则好塞不皇。故上失其道则边侵于敌，内失其行，名声堕于外。是故百仞之松，本伤干下，而未槁于上；商、周之国，谋失于胸，令困于波。故心得而所得，所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五帝先道而后德，故德英盛焉，王王先教而后杀，故事莫功焉；五怕失事而后兵，故兵莫强焉。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末也。

夏后相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相回：“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胜人者心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诗》曰：“执辔如组。”孔子曰：“用此言也可以为天下。”子贡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谓其躁也，谓其为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矣。”故子华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渊成而鱼鳖安矣，松柏成而涂之人已前美。”

孔子见鲁哀公，哀公曰：“有语寡人曰：‘为国家者；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闻之：‘得之于身者得之人，失之于身者失之人’不出于门户而天下治者，其唯知反于己身者乎！”

论人

四曰——

主道约，君守近，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其索之弥远者，其谁之弥疏；其求之弥疆者，〔其〕失之弥远。

何谓反诸己也？适耳目，节嗜欲，释智谋，去巧故，而游意乎无穷之次，事心乎自然之涂，若此则无以害其天矣。无以害其天则知精，知精则知神，知神之谓得一。凡彼万形，得一后成。故知〔知〕一，则应物变化，阔大渊深，不可测也。德行昭美，比于日月，不可忽也。豪士时之，远方来宾，不可塞也。意气宣通，无所束缚，不可〔收〕〔牧〕也。故知知一，则复归于朴，嗜欲易足，取养节薄，不可得也。离世自乐，中情洁白，不可〔量〕〔墨〕也。威不能惧，严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则〔可〕动作当务，与时周旋，不可极也。举错以数，取与遵理，不可感也。言无道者，集〔于〕肌肤，不可革也。谗人困穷，贤者遂兴，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则若天地然，则何事之不胜，何物之不应？譬之若御者，反诸己，则车轻马利，致远复食而不倦。昔上世之亡主，以罪为在人，故日杀戮而不止，以至于亡而不悟。三代之兴王，以罪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于王。

何谓求诸人？人同类而智殊，资不肖异，皆巧是辩辞，以自防御，此不肖生之所以乱世。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视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视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

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谓四隐？交友故归邑里门郭。内则用六成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污无之而非是，此圣王之所以知人也。

圆道

五曰——

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上一下，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圆，臣处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

日夜一周，圆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圆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圆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圆道也。云气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辍，水泉东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清。心为大，重为轻，圆道也。黄帝曰：“帝无常处也；有处者乃无处也”，以言不刑蹇，圆道也。人之窍九，一有所居则八虚，八虚甚久则身毙。故唯而听，唯止，听而视，听止。以言说一，一不欲留，留运为败，圆道也。一也齐至贵，其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圣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才，以出号令。令出于主口，官职受

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薰于民心，遂于四方，还周复归，至于主所，蜀道也。今圆则可不可善不善无所壅矣。无所壅者，主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为命也，资不肯安危之所定也。人之有形体叫枝，其能使之也，为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则形体同枝不使矣。人臣亦然，号令不感，则不得而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无有。主也者，使非有者也，舜、禹、汤、武皆然。

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则分定，分定则下不相隐。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与其子孙，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乱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远，而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无不应也，其分审也。宫徵商羽角，各处其处，音皆调均，不可以相违，此所以不受也。贤主之立官，有似于此。百官各处其职，治其事以待主，主无不安矣。以此治国，国无不利矣；以此备患，患无由至矣。

吕氏春秋卷四 孟夏纪

孟夏纪

一曰——

孟夏之月：日在华，昏冀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仲吕。其数七。其性礼。其事视。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蝼蝈鸣。丘蚓出。王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斋。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市郊。还，乃行赏，封侯庆赐，无不欣悦。乃命乐师司合礼乐。命太尉，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

是月也，继长增高，无有坏隳。无起土功，无发大众，无伐大树。

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无伏于都。

是月也，驱兽无害五谷。无大田猪。农乃升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

是月也，聚蓄百药。糜草死。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蚕事既毕，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少长如一，以给郊庙之祭服。

是月也，天子饮酎，用礼乐。

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复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早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客令，则虫蝗为败，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劝学

二曰——

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愿，此生于不知理义。不知理义，生于不学。学者师达而有材，吾未知其不为圣人。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在右则右重，在左则左重，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其人苟可，其事无不可，所求尽得，所欲尽成，此生于得圣人。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师者不化，自卑者不听，卑师者不听。师操不化不听之术而以强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远乎？学者处不化不听之势而以自行〔之〕，欲名之显、身之安也，是怀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恶濡也。

凡说者，兑之也，非说之也。今世之说者，多弗能兑，而反说之。夫弗能兑而反说，是拯溺而有[石垂]以石也，是救病而饮之以堇也，使世益乱；不肖主重惑者，从此生矣。故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骄也，人至于天子，朝之而不惭。凡遇合也，会不可必，遗理释义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难乎？故师必胜理行义然后尊。

曾子曰：“君子行于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师者可知也。夫无父而无师者，馀若夫何哉！”此言事师之犹事父也。曾点使曾参，过期而不至，人皆见曾点曰：“无乃畏邪？”曾点曰：“彼虽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于匡，颜渊后，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颜回之于孔子也，犹曾参之事义也。古之贤者，与其尊师若此，故师尽智竭道以教。

尊师

三曰——

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支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贄，汤师小巨，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公师咎犯。随会，秦穆公师百里奚。公孙枝，楚庄王师孙叔敖，沈尹巫，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勾践师范蠡、大夫种。此十圣（人）六贤者，未有不尊师者也。今出不至于帝，智不至于圣，而欲

无尊师，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绝，三代之所以灭。

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问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狙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凡学，必务进业，心则无营，疾讽诵，谨司闻，观欢愉，向书意，顺耳目，不逆志，退思虑，求所谓，时辨说，以论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无矜，失之无惭，必反其本。

生则谨养，谨养之道，养心为贵；死则敬祭，敬祭之术，时节为务；此所以尊师也。治唐圃，疾灌漑，务种树；织葩屨，结[上四下且]网，捆蒲苇；之田野，力耕耘，事五谷；如山林，入川泽，取鱼鳖，求鸟兽；此所以尊师也。祝舆马，慎驾御；适衣服，务轻暖；临饮食，必蠲絜；善调和，务甘肥；必恭敬；和颜色，审辞令；疾趋翔，必严肃；此所以尊师也。

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日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日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故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威者也。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幸矣，为人臣弗令而忠矣，为人君弗强而平矣，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故子贡问孔子曰：“后世将何以称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惟

此邪。”天子入大学，祭先圣。则齿尝为师者弗臣，所以见敬学与尊师也。

诬徒

四曰——

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此六者得于学，则邪辟之道塞矣，理义之术胜矣。此六者不得于学，则君不能令于臣，父不能令于子，师不能令于徒。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于其所不乐。为之而乐矣，奚待贤者？虽不肖者犹若劝之。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虽贤者犹不能久。反诸人情，则得所以劝学矣。子华子曰：“王者乐其所以王，亡者亦东其以亡，故兽不足以尽兽，嗜其脯则几矣。”然则王者有嗜乎理义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祸福亦不同。

不能教者，志气不和，取舍数变，固无恒心，若晏阴喜怒无处。言谈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不可证移，见权亲势及有富厚者，不论其村，不察其行，驱而欲之，阿而陷之，若恐弗及。弟子居处修洁，身状出伦，闻识疏达，就学敏疾，本业几终者，则从而抑之，难而悬之，妒而恶之；弟子去则冀终，居则不安。归则愧于父母兄弟，出则惭于知友邑里。此学者之所悲也。此师徒相与异心也。人之情，恶异于己者。此师徒相于造怨尤也。人之情，不能亲其所怨，不能誉其所恶，学业之败也，道术之废也，从此生矣。善教者

则不然，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也。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人之情，爱同于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于己者，学业之章明也，道术之大行也，从此生矣。

不能学者，从师苦而欲学之功也，从师浅而欲学之深也。草木鸡狗牛马，不可谗垢遇之，谗诟遇之，则亦谗诟报人，又况乎达师与道术之言乎？故不能学者，遇师则不中，用心则不专，好之则不深，就业则不疾，辩论则不审，教人则不精；〔于师愠〕〔愠于师〕，怀于俗，羁神于世；矜势好尤，（故）湛于巧智，昏于小利，惑于嗜欲；问事则前后相悖，以章则有异心，以简则有相反；离则不能合，合则弗能离，事至则不能受。此不能学者之患也。

用众

五曰——

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也，必食其跖数千而后足，虽不足，犹若有跖。

物因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

无丑不能，无恶不知。丑不能、恶不知病矣，不丑不能、不恶不知尚矣。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于贤者乎？

故学士曰：‘辩议不可（不）为。’辩议而苟可为，是教也。教，大议也。辩议而不可为，是被褐而出，衣锦而入。

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

长乎越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入楚言矣。由是观之，吾未知亡国之主不可以为贤主也，其所生长者不可耳。故所生长不可不察也。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合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田排谓齐王曰：“孟贲庶乎患术，而边境弗患；楚、魏之王，辞言不说，而境内已修备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众也。”

吕氏春秋卷五 仲夏纪

仲夏纪

一曰——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始鸣。反舌无声。天子居明堂太庙，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养壮豸。

是月也，命乐师，修[革召][革卑]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埙箎，饬钟磬祝[吾文]。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祭扫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农乃登黍。

是月也，天子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令民无刈篮以染，无烧炭，无暴布。门闾无闻，关市无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别其群，则絜腾驹，斑马（正）〔政〕。

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鹿角解。蝉始鸣。半复生，木堇荣。

是月也，无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登

山陵，可以处台榭。

仲夏行冬令，则霰霰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媵（女换成虫）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

大乐

二曰——

（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高则复合，合则复高，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更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有三点水）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

天下太平，万（物）〔民〕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辞，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有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

凡乐，天地立和，阴阳之调也。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弗得不辟。欲与恶

所受于天也，人不得兴焉，不可变，不可易。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欢欣生于平，平生于道。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两也者从听。先圣择两法一，是以知万物之情，故能以一听政者，乐君臣，和远近，说黔首，合宗亲。能以一治其身者，免于灾，终其寿，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国者，好邪去，贤者至，（成）大化〔城〕。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适，风雨时，为圣人。故知一则明，明两则狂。

侈乐

三曰——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谓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谓弃宝。弃宝者必离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剑为宝，〔宝〕愈多而民愈怨，国（人）愈危，身愈（危）累，则失宝之情矣。乱世之乐与此同。为木草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譟。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

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萧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

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其生之与乐也，若冰之于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

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寒温劳逸饥饱，此六者非适也。凡养也看，瞻非适而为之适者也。能以久处其适，则生长矣。生也者，其身固静，或而后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无穷）则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无穷，则必有贪鄙悖乱之心，淫佚奸诈之事矣。故强者劫弱，众者暴寡，勇者凌怯，壮者傲幼，从此生矣。

适音

四曰——

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势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

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胜理以治身则生全（以），生全则寿长矣。

胜理以治国则法立，法立则天下服矣。故适心之务在于胜理。

夫音亦有适，太巨则志荡，以荡听巨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太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不詹，不詹则窈。太清则志危，以危听清则耳豁极，豁极则不鉴，不鉴则竭。太浊则志下，以下听浊则耳不收，不收则不特，不特则怒。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

何谓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黄钟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矣。乐无太，（平）和者是也。政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平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低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俗而知其政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进乎音者矣。大飨之礼，上玄尊而俎生鱼，大羹不和，有进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将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

古乐

五曰——

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具，不肖者以亡。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明气，以定群生。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

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状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阔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 之明，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

之下，听风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曰《威池》。

帝颡顛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颡顛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乃令鱣先为乐倡，鱣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

帝啻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为鼗鼓钟磬（吹）苓管埙箎（鞀椎钟）。帝啻乃令人卞（—提手旁）（或）鼓鼗，击钟磬，吹苓展管箎。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啻大喜，乃以康帝德。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鞀置位而鼓之，为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王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

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

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谬（——言旁改成三点水）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九成，以昭其功。

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思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六英》〕，以见其善。

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之〕淫而翼文工。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於阳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

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首或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作为〕《大武》。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故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

吕氏春秋卷六 季夏纪

季夏纪

一曰——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林钟。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凉风始至。蟋蟀居宇。鹰乃学习。腐草化为蚋。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旂，衣朱农，服赤玉，食菽与雉。其器高以粗。

是月也，令渔师伐蛟取鼉，升龟取鼈。乃命虞人人材苇。

是月也，令四监大夫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庙社稷之灵，为民祈福。

是月也，命妇官染采，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忒，黑黄书赤，莫不质良，勿敢伪诈，以给郊庙祭识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度。

是月也，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会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无举大事，以播荡于气。无发令而干时，以妨神农之事。水潦盛昌，命神农，将巡功。举大事则有天殃。

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雉（——有草头）行水，

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

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国多风欬，人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寒气不时，鹰隼早鸷，四鄙入保。中央主，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鬯（——宾换成留）。祭先心，天子居太庙太室，乘大辂，驾黄骝，载黄旂，衣黄衣，取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圆以掩。

音律

二曰——

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

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

黄钟之月，土事无作，慎无发盖，以固天闭地，阳气且泄。

大吕之月，数将几终，岁且更起，〔专〕而农民，无有所使。太族之月，阳气始生，草木繁动，令农发土，无或失时。夹钟之月，宽裕和平，行揭去刑，无或作事，以害群生。姑洗之月，达道通路，沟渎修利，申之此令，嘉气趣至。仲吕之月，无聚大众，巡劝农事，草木方长，无携民（心）〔志〕。蕤宾之月，阳气在上，安壮养使，本朝不静，草木早稿。林钟之月，草木盛满，阳将始刑，天发大事，以将阳气。夷则之月，修法饬刑，选士厉兵，诘诛不义，以怀远方。南吕之月，蛰虫入穴，趣农收聚，无敢懈怠，以多为务。无射之月，疾断有罪，当法勿赦，无留狱讼，以亟以故。应钟之月，阴阳不通，闭而为冬，修别丧纪，审民所终。

音初

三曰——

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田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瞭（——口换成木），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禹行功，见塗山之女，禹未之通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果依，王及控公据于汉中。李余印振天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实为长公。段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繆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

有娥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溢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土弊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世浊则利烦而乐淫。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流辟詭越悖滥之音出，则滔荡之气、邪漫之心感矣；感则百奸众辟从此产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乐，和乐以成顺。乐和而民向方矣。

制乐

四曰——

欲观至乐，必于至治。其治厚者其乐治厚，其治薄者其乐治薄，乱世则慢以乐矣。今室闭户牖，动天地，一室也。放成汤之时，有谷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请卜其故。

场退卜者曰：“吾闻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妖者祸之先者也，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于是早朝晏退，问疾吊丧，务镇抚百姓，三日而谷亡，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

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百吏告请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请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故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饬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无几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此文王之所以止殃剪妖也。

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祸当于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宁独死。”子韦曰：“可移千岁。”公曰：“岁害则民饥，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已，子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载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荧惑其徙三告。君延年二十一岁。”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赏。荧惑有三徙舍，合行七星，星一徙当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岁矣。臣请伏于陛下以（伺）候之。荧惑不徙，臣

请死。”公曰：“可。”是夕荧惑果徙三舍。

明理

五曰——

五帝三王之于乐尽之矣。乱国之主，未尝知乐者，是常主也。夫有天赏得为主，而未尝得主之实，此之谓大悲。是正坐于夕室也，其所谓正，乃不正矣。

凡生非一气之化也，长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众正之所积，其福无不及也；众邪之所积，其祸无不逮也。其风雨则不适，其甘雨则不降，其霜雪则不时，〔其〕寒暑则不当，阴阳失次，四时易节，人民淫烁不固，禽兽胎消不殖，草木庠小不滋，五谷萎败不成，其所以为乐也，若之何哉？故至乱之化，君臣相贼，长少相杀，父子相忍，弟兄相诬，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纪，心若禽兽，长邪苟利，不知义理。

其云状：有若犬、若马、若白鸽、若众车；有其状若人，苍衣赤首，不动，其名曰天衡；有其状若悬釜而赤，其名曰云；有其状若众马以斗，其名曰滑马；有其状若众植华以长，黄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旗。其日有斗蚀，有倍橘（——木换成单人旁），有晕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众日并出，有昼育，有霄见。其月有薄蚀，有晖珥，有偏盲，有四月并出，有二月并见，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蚀星，有出而无光。其量有荧惑，有慧星，有天格，有天櫬，有天竹，有大英，有

天干，有贼星，有斗星，有宾星。其气有上不属天，下不属地，有丰上杀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则黄，夏则黑，秋则苍，冬则赤。其妖孽有生如带，有鬼投其罍、有菟生雉。雉亦生鵒，有螟集其国，其音凶凶，国有游蛇西东，马牛乃言，大彘乃连，有狼入于国，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鸱，国有行飞，马有生角，雄鸡五足，有豕生两弥。鸡卵多假，有社迁处，有豕生狗。国有此物，其主不知惊惶亟革，上帝降祸，凶灾必亟。其残七死丧，珍绝无类，流散循饥无日矣。此皆乱国之所生也，不能胜数，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故子华子曰：“夫乱世之民，长短颡悟，百疾〔俱作〕，民多疫疠，道多裸裎，盲秃伛，万怪皆生”。故乱世之主，乌闻至乐？一不闻至乐，其乐不乐。

吕氏春秋卷七 孟秋纪

孟秋纪

一曰——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毕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暤。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始用刑戮。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斋。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还，乃赏军率武人于朝。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法诛暴侵，以明好恶，巡彼远方。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

是月也，农乃升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官室，埽墙垣，补城郭。

是月也，无以封侯、立大官，无割土地、行重币、出大使。行之是令，而凉风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

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早，阳气复还，五谷不实。行夏令，则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

荡兵

二曰——

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恒兵。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能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递〕废，胜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无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

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国无刑罚，则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见；天（下）〔子〕无诛代，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

先有以噎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

药也亦大矣。

且兵之所自来者远矣，未尝少选不用，贵贱长少贤者不肖相与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发，兵也；疾视，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连反，兵也；（侈）（棚）斗，兵也；三军攻战，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争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强，谈虽辨，文学虽博，犹不见听。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民之号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于深溪也，若积大水而失其壅堤也。中主犹若不能有其民，而况于暴君乎？

振乱

三曰——

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诉。世有贤主秀士，宜察此论也，则其兵为义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荣，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行，则中人将逃其君、去其亲，又况于不肖者乎？故义兵至，则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亲不能禁其子矣。

凡为天下之民长也，虑莫如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今之世，学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则向之所谓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之术不行矣。天下

之（长民）〔民长〕，其利害在察此论也。政伐之与教守一实也，而取舍人异，以辨说去之，终无所定论。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诬也。诬悖之士，虽辨无用矣。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夺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为天下之长患，政黔首之大害者，若说为深。夫以利天下之民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论也。

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伐〕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罚〕有义也，是穷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凡人之所以恶为无道〔行〕不义者，为其罚也；所以敢〔为〕有道行有义者，为其赏也。今无道不义存，存者赏之也；而有道行义穷，穷者罚之也。赏不善而罚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难乎？故乱天下害黔首者，若论为大。

禁塞

四曰——

夫教守之心，未有不守无道而教不义也。守无道而欲不义，则祸莫大焉，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

见教守者，太上以说，其次以兵。以说则承从多群，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则诵之，卧则梦之，自今单唇干肺，费神伤魂，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下称五伯名士之谋以信其事，早前晏罢，以告制兵者，行说语众，以明其道。道毕说单而不行，则必反之兵矣。反之于兵，则必斗争，〔斗争〕之情，

必且杀人，是杀无罪之民以兴无道与不义者也。无道不义者存，是长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虽欲幸而胜，祸且始长。先王之法曰：“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别其义与不义，而疾取救守，不义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教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纣无道至于此者，幸也；使吴大差、智伯瑶侵夺至于此者，幸也；使晋厉、陈灵、宋康不善至于此者，幸也。若令桀、纣知必国亡身死，殄无后类，吾未知其（厉）无道之至于此也；吴王夫差、智伯瑶知必国为丘墟，身为刑戮，吾未知其为〔不善无道〕侵夺至于此也；背厉知必死于匠丽氏，陈灵知必死于夏征舒，宋康知必死于温，吾未知其为不善之至于此也。此七君者，大为无道不义：所残杀无罪之民者，不可为万数；壮佼老幼胎卖之死者，大实平原；（广）湮深溪大谷，赴巨水，积〔芦〕灰；填沟恤险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冻饿饥寒之患。以至于今之世，为之愈甚，故暴骸骨无量数，为京丘若山陵。世有兴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其所自生，生于有道者之废，而无道者之恣行。大无道者之恣行，幸矣。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于不肖者之幸也。叙守之说出，则不肖者益幸也，贤者益疑矣。故大乱天下者，在于不论其义而疾取救守。

怀宠

五曰——

凡君子之说也，非苟辨也，士之谈也，非苟语也。必中理然后说，必当义然后议。故说义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义矣。义理之道彰，则暴虐奸诈侵夺之术息也。

暴虐奸诈之与义理反也，其势不俱胜，不两立。故〔义〕兵入于敌之境，则〔士〕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之郊，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以彰好恶；信与民期，以夺敌资。若此而犹有（忧恨）〔悛狠〕冒疾遂过不听者，虽行武焉亦可矣。

先发声出号曰：“兵之来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无道，据傲荒怠，贫戾虐众，恣服自用也，辟远圣制，鰌（——鱼换成言）丑先王，（排）〔讪〕訾旧典，上不顾天，下不惠民，征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若此者，天之所诛也，人之所仇也，不当为君。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仇而顺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卫人之仇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听者，禄之以家；以里听者，禄之以里；以乡听者，禄之以乡，以邑听者，禄之以邑，以国听者，禄之以国。”故克其国，不及其民，独殊所诛而已矣。举其秀士而封侯之，选其贤良而尊显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见其长老而敬礼之。皆益其禄，加其级。论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库之金，散仓廩之粟，以镇抚其众，不私其财；问其丛社大祠，

民之所不欲废者而复兴之，曲加其祀礼。是以贤者荣其名，而长老说其礼，民怀其德。

今有人于此，能生死一人，则天下必争事之矣。义兵之生（一）〔死〕人亦多矣，人孰不说？故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吕氏春秋卷八 仲秋纪

仲秋纪

一曰——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 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生。候鸟来。玄岛归。群鸟养羞。天子居总章太庙，乘戎路，驾白骆，戴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长，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带有常。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无或枉桡，枉桡不当，反受其殃。

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五者备当，上帝其享。天子乃雩，御佐疾，以通秋气。以犬尝麻，先祭寝庙。

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卯（——穴头），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无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声。蛰虫俯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则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

甫。

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入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杂，远乡皆至，则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凡举事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乃因其类。

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大恐。行夏令，则其国早，蛰也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论威

二曰——

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过胜之〔道〕，勿求于他，必反于己。

人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死生荣辱之道一，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

凡军欲其众也，心欲其一也，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令能无敌者，其兵之于天下也亦无敌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者〕也。重乎天下，贵乎天子。其藏于民心，捷于肌肤也，深痛执固，不可摇荡，物莫之能动。若此则敌胡足胜矣？故曰其令强者其敌弱，其令信者其敌讫。先胜之于此，则必胜之于彼矣。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举凶器必杀，杀，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慑之也。敌慑民生，此义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

才民未合，而威已谕矣，敌已取矣，岂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谕威者，于其未发也，于其未通也，目目（——穴头）冥冥，莫知其情，此之谓至威之诚。

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于知缓徐迟后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而不可久处，知其不可久处，则知所免起鳧举死璫（——王换成歹）之地矣。虽有江河之险则凌之，虽有大山之塞则陷之，并气专精，心无有虑，目无有视，耳无有闻，一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于田侯，而齐国皆惧；豫让必死于襄子，而赵氏皆恐；成荆致死于韩主，而周人皆畏；又况乎万乘之国，而有所诚必乎，则何敌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敌人之悼惧惮恐，单荡精神尽矣，咸若狂魄，形性相离，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虽有险阻要塞，鈇兵利械，心无敢据，意无敢处，此夏桀之所以死于南巢也。今以木击木则拌，以水投水则散，以冰投冰则沉，以塗投塗则陷，此疾徐先后之势也。

夫兵有大要，知谋物之不谋之不禁也则得之矣，专诸是也，独手举剑至而已矣，吴王一成。又况乎义兵，多者数万，少则数千，密其躅路，开敌之涂，则士岂特与专诸议哉？

简选

三曰——

世有盲曰：“驱市入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离散係（系）〔累〕，可

以胜人之行陈整齐；锄耰白挺，可以胜人之长铍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论。今有利剑如此，以刺则不中，以击则不及，与恶剑无择，为是斗因用恶剑则不可。简选精良，兵械銛利，发之则不时，纵之则不当，与恶卒无择，为是战因用恶卒则不可。王子庆忌、陈年犹欲剑之利也。简选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将将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汤、武、齐桓、晋文、吴阖庐是矣。

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成（——右耳旁），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桀既奔走，于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逐其贤良，顺民所喜，远近归之，故王天下。

武王虎贡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显贤者之位，进殷之遗老，而问民之所欲，行赏及禽兽，行罚不辟天子，亲殷如周，视人如己，天下美其德，万民说其义，故立为天子。

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以为兵首，横行海内，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酆郭，北至令支。中山亡邢，狄人灭卫，桓公更立邢于夷仪，更立卫于楚丘。

晋文公造五两之士五乘，锐卒千人，先以接敌，诸侯莫之能难，反郑之埤，东卫之亩，尊天子于衡雍。

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陈，与荆战，五战五胜，遂有郢。东征至于庾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

故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时变之应也，不可为而不足专恃。此胜之一策也。

决胜

四曰——

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义则敌孤独，敌孤独则上下虚，民解落；孤独则父兄怨，贤者诽，内乱作。智则知时化，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别辨陨坠；若鸷鸟之击也，搏攫则殪，中木则碎，此以智得也。

夫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则战，怯则北。战而胜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怯勇无常，倏忽往来，而莫知其方，推圣人独见其所由然。故商、周以兴，桀、纣以亡。巧拙之所以相过，以益民气与夺民气，以能斗众与不能斗众。〔不能斗众〕，军虽大，卒虽多，无益于胜。军大卒多而不能斗，众不若其寡也。夫众之为福也大，其为祸也亦大。譬之如渔深渊，其得鱼也大，其为害也大。善用兵者，（请边）〔都鄙〕之内，莫不与斗，虽厮舆白徒，方数百里，皆来会战，势使之然也。（幸）〔势〕也者，审于（战期）〔民气〕而有以羈诱之也。

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矣。（胜）不可穷之谓神，神则（能）不可胜也。夫兵〔不贵胜，而〕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执不可胜之术以遇不〔可〕胜之敌，若此则兵无先矣。凡兵之胜，敌之失也。胜失之兵，必隐必微，必积必抟。隐则胜阐矣，微则胜显

矣，积则胜散矣，转则胜离矣。〔譬〕诸搏攫（抵）〔抵〕噬之兽，其用齿角爪牙也，必托于卑微隐蔽，此所以成胜。

爱士

五曰——

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灾也。救之，〔大〕义出。人之困务，甚如饥寒。战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土得矣。

昔者秦繆公（乘马）〔驾〕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见野人方将食之于岐山之阳。繆公叹曰：“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余恐其伤女也！”于是遍饮而去。处一年，为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续公之车矣，脊梁山摩已扣纆公之左骏矣，晋惠公之右路石奋投而击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繆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此《诗》之所谓（曰）“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无务行德爱人乎？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

赵简子有两白驂而甚爱之。阳城胥渠处广门之官，夜款门而谒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医教之曰：‘得白驂之肝病则止，不得则死。’”谒者入通。董安于御于侧，愠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驂，请即刑焉。”简子曰：“夫杀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于是召庖人杀白驂，取

肝以与阳城胥渠。处无几何，赵兴兵而攻翟。广门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获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

凡敌人之来也，以求利也。今来而得死，且以走为利。敌皆以走为利，则刃无与接。故敌得生于我，则我得死于敌；故得死于我，则我得生于敌。夫〔我〕得生于敌，与敌得生于我，岂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存亡死生，决于知此而已矣。

吕氏春秋卷九 季秋纪

季秋纪

一曰——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候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豺则祭兽戮食。天子居总章右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申严号令。命百官贵贿，无不务入，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祇敬必飭。

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学习吹。

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在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

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搜马。命仆及七驺咸驾，载輿，受车以级，整设于屏外，司徒晋（——提手旁）扑，北向以誓之。天子乃厉服厉飭，执弓操矢以射。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在穴，皆瑾（——王换成土）其户。乃趣狱刑，无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者，共养之不宜者。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

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眚室。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堕，师旅必兴。

顺民

二曰——

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心〕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悦。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岂众哉？此取民之要也。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地人事之传也。

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扫必敬。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五载拜稽首而辞曰：“愿为民请炮烙之刑。”文王非恶千里之地，以为民请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则贤于千里之地，放曰文王智

矣。

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于吴。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三年苦身劳力，焦唇于肺。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身亲耕而食，女亲织而衣。味禁珍，衣禁裘，色禁二。时出行路，从车载食，以视孤寡老弱之渍病因穷颜色愁翠不瞻者，必身自食之。于是属请大大而告之，曰：“愿一与吴徼天（下）之衷；（今）〔令〕吴、越之国，相与俱残。全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与吴王接颈交臂而缢，此孤立大愿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内量万国不足以伤吴，外事之诸侯不能害之，则孤将弃国家，释群山，服剑臂刃，变容貌，易名姓，执箕帚而臣事之，以与吴王争一旦之死。孤虽知要领不属，首足异处，四肢布裂，为天下戮，孤之志必将出焉。”于是异日果与吴战于五湖，吴师大败，遂大围王宫，城门不守，禽夫差，戮吴相，残吴二年而霸，此先顺民心也。

齐庄子请攻越，问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庄子曰：“虽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鴟子。鴟子曰：“已死矣以为生。”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

知士

三曰——

今有千里之马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千里〕马也，相得（则）然后成。譬之若枹与鼓。大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立之千里也。能使全（待）〔得〕千里者，其惟贤者也。

静郭君善剂貌辨。剂貌辨之为人也多訾，门人弗说。士尉以证静郭君，静郭君弗听，士尉辞而去。孟尝君窃以谏静郭君，静郭君大怒曰：“划（——左半换成“浅”的右半）而类！揆吾家，苟可以儻剂貌辨者，吾无辞为也。”于是舍之上舍，令长子御，朝暮进食。数年，威王薨，宣王立，静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辞而之薛，与剂貌辨俱。留无几何，剂貌辨辞而行，请见宣王。静郭君曰：“王之不说婴也甚，公往，必得死焉。”剂貌辨曰：“因非求生也。”请必行，静郭君不能止。剂貌辨行，至于齐，宣王闻之，藏怒以待之。剂貌辨见，宣王曰：“子静郭君之所听爱也？”剂貌辨答曰：“爱则有之，听则无有。王方为太子之时，辨谓静郭君曰：‘太子之不仁，过颐涿视，若是者信反。不若革太子，更立卫姬婴儿校师。’静郭君泫而曰：‘不可，吾不忍为也。’且静郭君听辨而为之也，必无今日之患也，此为一也。至于薛，昭阳请以数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听之。’静郭君曰：‘受薛于先王，虽恶于后王，吾独谓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庙在薛，吾岂可以先王之庙予楚乎？’又不肯听辨，此为二也。”宣王太息，动于颜色，曰：“静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为寡人少来静郭君子？”刘貌辨答曰：“敬诺。”静郭君来，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带其剑。宣王自迎静郭君于郊，望之而泣。静郭君至，因请相之。静郭君解，不得已而受。十日，谢病，强辞，三日而听。当是时也，静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为阻。此剂貌辨之所以外生乐，趋患难故也。

审己

四曰——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达师之所以过俗者，以其知也。水出于山而走于海，水非恶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于野而藏于仓，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故子路掩雉而复释之。

子列子尝射中矣，请之于关尹子。关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请。关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独射也，国之存也，国之亡也，身之贤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圣人不察存亡贤不肖，而察其所以也。

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鲁君请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于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谓（此）能说矣，非独存己之国也，又能存鲁君之国。齐湣王亡居于卫，昼日步足，谓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当已。”公玉丹答曰：“臣以王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贤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贤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过

也。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尽杀之，而为之後。恶其三人而杀之矣，国人不说，大非上。又恶其一人而欲杀之，越主未之听。其子恐必死，因国人之欲逐豫，围王宫。越王太息曰：“余不听豫之言，以罹此难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精通

五曰——

人或谓兔丝无根。兔丝非无根也，其根不属（也）〔地〕，伏苓（是）〔通之也〕。慈石召铁，或引之也。树相近而靡，或斲之也。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则精通乎民也。夫贼害于人，人亦然。

今夫攻者，砥厉五兵，侈衣美食，发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乐，非或闻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亲爱在于齐，死而志气不安，精或往来也。

德也者，万民之宰也。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始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圣人形德乎己，而四方咸饬乎仁。

养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饮羽，城乎先也。伯乐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见无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见（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磨研，顺其理，诚乎牛也。钟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使人召而问之曰：“子何击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

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臣之身得生，而为公家击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昔为舍氏睹臣之母，量所以赎之则无（有）〔财〕，而身固公家之（财）〔有〕也。是放悲也。”钟子期叹嗟曰：“恶夫，悲乎！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水石应之，故君子诚乎此而谕乎彼，感乎己而发乎人，岂必强说乎哉？”周有申喜食，亡其母，闻乞人歌于门下而悲之，动于颜色，谓门者内艺人之歌者，自（觉）〔见〕而问焉，曰：“何故而乞？”与之语，盖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若草莽之有华实也，若树木之有根心也，虽异处而相通，隐志相及，痛疾相救，忧思相感，生则相欢，死则相哀，此之谓骨肉之余。神出于忠，而应乎心，两精相得，岂待言哉？

吕氏春秋卷十 孟冬纪

孟冬纪

一曰——

孟冬之月：日在昴，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颡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礼行。祭先肾。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天子居玄堂左个，垂玄辂，驾铁骊，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斋。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还，乃赏死事，恤孤寡。

是月也，命太卜，祷祠龟策占兆，审卦吉凶。于是察阿上乱法者则罪之，无有掩蔽。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而成冬。”令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斂，圻城郭，戒门闾，修棊闭，慎关籥，固封罅，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飭丧纪，辨衣裳，审棺槨之厚薄，营丘垄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

是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无或作为淫巧，以落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

其罪，以穷其情。

是月也，大饮蒸，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飨先祖五祀，劳农夫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将率讲武，肄射御、角力。

是月也，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无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无赦。

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发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夏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节丧

二曰——

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谓也。此二者，圣人之所独决也。

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也，故有葬死之义。葬也者，藏也，慈亲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也]。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也），莫如无动，莫如无发。无发无动，莫如无有可利，（则）此之谓重闭。

古之人有藏于广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拍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

必于高陵之上，上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矣，而忘奸邪盗贼寇乱之难，岂不惑哉？譬之若瞽师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触杙也。（狐狸水泉）奸邪盗贼寇乱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亲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蝼蚁蛇虫也。今世俗大乱，（之）[人]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父虽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虽死，慈亲之爱之不懈。夫葬所爱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

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势（——皿代力）肝以求之。野人之无闻者，忍亲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无此之危，无此之丑，其为利甚厚，乘车食肉，泽及子孙，虽圣人犹能禁，而况于乱[国]？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仲鼎壶滥，（——上兴下车）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槨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奸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且死者弥久，生者弥疏；生者弥疏，则守者弥怠；守者弥怠而葬器如故，其势固不安矣。世俗之行丧，载之以大輶，羽旄旌旗，如云倮鬻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饬之，引绋者左右万人以行之，以军制立之然后可。以此观世，则美矣侈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苟便于死，则虽贫困劳民，若慈亲孝子者之所不辞为也。

安死

三曰——

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昨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夫死，其视万岁犹一瞬也。人之奇，久之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之虑，其情必不相当矣。以无穷为死者之虑则得之矣。

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扣也。而世皆争为之，岂不悲哉！

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见之不梯弟，皆乡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惮耕稼采薪之劳，不肯官人事，而析美农侈食之乐，智巧穷屈，无以为之，于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广泽林藪，扑击遏夺，又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与分之。夫有所爱所重，而令奸邪盗贼寇乱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之大（事）[患]。尧葬于谷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非爱其费也，非恶其劳也，

以为死者虑也。

先王之所恶，惟死者之辱也。发则必辱，俭则不发，故先王之葬，必俭、必合、必同。何谓合？何谓同？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葬于孤隰则同乎阪隰，此之谓爱人。夫爱人者众。知爱人者寡。故宋未亡而东冢扞，齐未亡而庄公冢扞，国安宁而犹若此，又况百世之后而国已亡乎？故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不可不察于此也。夫爱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谓乎。《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邻类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斗争，反为用矣。吾不非斗，不非争，而非所以斗，非所以争。故凡斗争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斗争，此惑之大者也。

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入门而左，从客[位]也。主人以珣璠收，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径庭历级，非礼也；虽然，以救过也。

异宝

四曰——

古之人非无宝也，其所宝者异也。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数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机。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

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辞，请寝之丘，放至今不失。孙叔敖之知，知（不以）[以不]利为利矣，知以人之所恶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也。

五员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郑曰：“盖是国也。地险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与举。”去郑而之许，见许公而问所之，许公不应，东南向而唾，五员载拜受赐曰：“知所之矣。”因如吴。过于荆，至江上，欲涉，见一丈人，刺小船，方将渔，从而请焉。丈人度之，绝江，问其名族，则不肯告，解其剑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国之法，得五员者，爵执圭，禄万担，金千镒。昔者子胥过，吾犹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剑为乎？”五员（过）[适]于吴，使人求之江上则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众矣，将奚不有为也？而无以为。为矣而无以为之。名不可得而闻，身不可得而见，其惟江上之丈人乎？”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献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请曰：“此野人之宝也，愿相国为之赐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

今以百金与抟黍以示儿子，儿子必取抟黍矣；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贤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

异用

五曰——

万物（不）同，而用之于人异也，此治乱存亡死生之原。故国广巨，兵强富，未必安也；尊贵高大，未必显也；在于用之。桀、纣用其材而成其亡，汤、武用其材而成其王。

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高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纣。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周文王使人叩池，得死人之骸，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骸骨，又况于人乎？”或得宝以危其国，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圣人于物也无不材。

孔子之弟子从远方来者，孔子荷杖而问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问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问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曳]步而倍之，问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谕贵贱之等，辨疏亲之义，又况于以尊位高禄乎？

古之人贵能射也，以长幼养老也。今之人贵能射也，以攻战侵夺也。其细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夺为务也。仁人之得饴，以养疾待老也。跖与企足得饴，以开闭取榷也。

吕氏春秋卷十一 仲冬纪

仲冬纪

一曰——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冰益壮。地始坼。鶡鴠不鸣。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庙，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旅，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曰：“土事无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以固而闭。”发盖藏，起大众，地气且泄，是谓发大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多疾疫，又随以丧，命之曰畅月。

是月也，命阍尹，申宫令，审门间，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无有不禁，乃命大酋，秣稻必齐，醴蘖必时，湛醴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无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渊泽井泉。

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牛马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其有侵夺者，罪之不赦。

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弇，

身必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日短至，则伐林木，取价箭。

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庭门间，筑圉圉，此所以助天地之闭藏也。

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气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减竭，民多疾疢。

至忠

二曰——

至忠[之言]逆于耳，倒于心，非贤主其孰能听之？故贤主之所说，不肖主之所诛也。人主无不恶暴劫者，而日致之，恶之何益？今有树于此，而欲其美也，人时灌之，则恶之，而日伐其根，则必无活树矣。夫恶闻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

荆庄哀王猪于云梦，射随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夺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诛之。左右大夫皆进谏曰：“子培，贤者也，又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愿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兴师，战于两棠，大胜晋，归而赏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进请赏于吏曰：“人之有功也于军旅，臣兄之有功也于车下。”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触死亡之罪于王之侧，其愚心将以忠于君王之身，而持千岁之寿也。臣之兄尝读故记曰：‘杀随兕者，不出

三月[必死]。’是以臣之兄惊惧而争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发平府而视之，于故记果有，乃厚赏之。申公于培，其忠也可谓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为劝，人不知不为沮，行无高乎此矣。

齐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挚。文挚至，视王之疾，谓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虽然，王之疾已，则必杀挚也。”太子曰：“何故？”文挚对曰：“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太子顿首强请曰：“苟已王之疾，臣与臣之母以死争之于王，王必幸臣与臣之母，愿先生之勿患也。”文挚曰：“诺。请以死为王。”与太子期，而将往不当者三，齐王固已怒矣。文挚至，不解履登床，履玉衣，问王之疾，王怒而不与言。文挚因出辞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说，将生烹文挚。太子与王后急争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挚。爨之三日三夜，颜色不变。文挚曰：“诚欲杀我，则胡不覆之，以绝阴阳之气。”王使覆之，文挚乃死。夫忠于治世易，忠于浊世难。文挚非不知（活）[治]王之疾而身获死也，为太子行难以成其义也。

忠廉

三曰——

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大之则尊于富贵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虽名为诸侯，实有万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诚辱则无为乐生。若此人也，有势则必不自私矣，处官则必不为污矣，

将众则必不挠北矣。忠臣亦然。苟便于主利于国，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徇之。国有士若此，则可谓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难得，其患虽得之有不智。

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而莫之能杀，吴王患之。要离曰：“臣能之。”吴王曰：“汝恶能乎？吾常以六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满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剑则不能举臂，上车则不能登轼，汝恶能？”要离曰：“士患不勇耳，莫患于不能？王诚能助，臣请必能。”吴王曰：“诺。”明旦加要离罪焉，（挚）执[其]妻子，焚之而扬其灰。要离走，往见王子庆忌于卫。王子庆忌喜曰：“吴王之无道也，子之所见也，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离与王子庆忌居有间，谓王子庆忌曰：“吴[王]之无道也愈甚，请与王子往夺之国。”王子庆忌曰：“善。”乃与要离俱涉于江。中江，拔剑以刺王子庆忌，（王子庆忌）捽之，投之于江，浮则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国土也，幸汝以成而名。”要离得不死，归于吴。吴王大说，请与分国。要离曰：“不可。臣请必死。”吴王止之。要离曰：“夫杀妻子焚之而扬其灰，以便事也，臣以为不仁。夫为故主杀新主，臣以为不义。失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庆忌为之赐而不杀耳，臣已为辱矣。夫不仁不义，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吴王不能止，果伏剑而死。要离可谓不为赏动矣。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贵富而忘其辱。

卫懿公有巨曰弘演，有所于使。翟人攻卫，其民曰：“君之所于位禄者，鹤也；所贵官者，宫人也。君使宫人与鹤战，余焉能战？”遂溃而去。翟人至，及懿公子荣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毕，呼天而啼，尽哀而止，曰：“臣请为褫。”因自杀，先出其腹实，内懿公之肝。

桓公闻之曰：“卫立亡也，以为无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复立卫于楚丘。弘演可谓忠矣，杀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卫之宗庙复立，祭礼不绝，可谓有功矣。

当务

四曰——

辨而不当论，信而不当理，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吴子将”也，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贵辨者，为其由所论也；所贵信者，为其遵所理也；所贵勇者，为其行义也；所贵法者，为其当务也。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备）[倪]说非六王、五伯，以为“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汤、武有放杀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世皆誉之，人皆讳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见六王、五伯，将毁其头”矣。辨若此不如无辨。

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

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途曰：“姑相饮乎？”觴数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为？于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谈，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无勇。

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于。”纣故为後。用法若此，不若无法。

长见

五曰——

智所以相过，以其长见与短见也。分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古]之于（古）[今]也。放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

荆文王曰：“菟嗔数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则不安，旷之则不谷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后世有圣人，将以非不谷”，于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养吾意，吾所欲则先我为之，与处则安，旷之而不谷丧焉，不以吾身远之，后世有圣人，将以非不谷”，于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郑，阿郑君之心，先为其所欲，三年而知郑国之政也，五月而郑人杀之，是后世之圣人，使文王为善于上世也。

晋平公铸为大钟，使工听之，皆以为调矣。师旷曰：“不调，请更铸之。”平公曰：“工皆以为调矣。”师旷曰：“后世有知音者，将知钟之不调也，臣窃为君耻之。”至于师涓，而果知钟之不调也。是师旷欲善调钟，以为后世之知音者也。

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胡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别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于有齐国；鲁日以削，至于覲存，三十四世而亡。

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譖之于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其仆谓吴起曰：“窃观公之意，视释天下若释，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掘泣而应之曰：“子不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别矣。”吴起果去魏人楚。有间，西河毕入秦，秦日益大，此吴起之所先见而泣也。

魏公叔痤疾。惠王往问之，曰：“公侯之疾，嗟！疾甚矣！将奈社稷何？”公叔对曰：“臣之御庶子鞅，愿王以国听之也。为不能听，勿使出境。”王不应，出而谓左右曰：“岂不悲哉？以公叔之贤，而今谓寡人必以国听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孙鞅西游秦，秦孝公听之，秦果用强，魏果用弱，非公叔痤之悖也，魏王则悖也。夫悖者之患，因以不悖为悖。

吕氏春秋卷十二 季冬纪

季冬纪

一曰——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氏中。其日壬癸。其帝颡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雁北乡。鹊始巢。雉雄鸡乳。天子居玄堂右个，垂玄辂，驾铁骊，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龠。命有司大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征鸟厉疾。乃毕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大地之神祇。

是月也，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冰方盛，水泽复，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种。个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乐师，大合吹而罢。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

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将更始。青于农民，无有所使。天子乃与[公]卿大夫飭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令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之牺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

行之是令，此谓一终，三旬二日。季冬行秋令，则白露早降，介虫为妖，四（邻）[鄙]入保。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士节

二曰——

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务求此人也。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

齐有北郭骚者，结罟网，捆蒲苇，织萆屨，以养其母犹不足，踵门见晏子曰：“愿艺所以养母。”晏子之仆谓晏子曰：“此齐国之贤者也，其义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养母，是说夫子之义也，必与之。”晏子使人分仓粟（分）府金而遗之，辞金而受粟。有间，晏子见疑于齐君，出奔，过北郭骚之门而辞。北郭骚沐浴而出见晏子曰：“夫子将焉适？”晏子曰：“见疑于齐君，将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车，太息而叹曰：“婴之亡岂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说晏子之义，而尝乞所以养母焉。吾闻之曰：‘养及亲者，身伉其难。’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死白之。”着衣冠，令其友操剑奉笥而从，造于君庭，求复者曰：“晏子，天下之贤者也，去则齐国必侵矣。必见国之侵也，不若先死。请以头

托白晏子也。”因谓其友回：“盛吾头于笥中，奉以托。”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托。其友谓观者曰：“北郭子为国故死，吾将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齐君闻之，大骇、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国郊，请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闻北郭骚之以死白己也，曰：“婴之亡岂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介立

三曰——

以贵富有人易，以贫贱有人难。今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穷矣贱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国有万乘，而介子推去之，无以有之也。能其难，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晋文公反国，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悬书公门，而伏于山下。”文公问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避舍变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或遇之山中，负釜盖簦，问焉曰：“请问介子推安在？”应之曰：“介子推苟不欲见而欲隐，吾独焉知之？”遂背而行，终身不见。人心之不同，岂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前晏退，焦唇干嗑，日夜思之，犹未立能得，今得之而务疾逃之，介子推之高俗远矣。东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将有适也，而俄于道。狐父之盗曰丘，见而下壶餐以哺之。爰旌目三哺之而后能视，曰：“子何为者

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盗邪？胡为而食我？吾义不食子之食也。”两手据地而吐之，不出，咯咯然遂伏地而死。郑人之下鞬也，庄犄之暴郢也，秦人之围长平也，韩、荆、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娇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死，其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恶其义而不肯不死，（今）[令]此相为谋，岂不远哉？

诚廉

四曰——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坚与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犹此也。

昔周之将兴也，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偏伯焉，似将有道者，今吾奚为处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于歧阳，则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观周德，则王使叔旦就胶鬲于（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曰：“嘻！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氏之有

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折福也。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正与为正，乐治与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瘠自高也。今周见殷之僻乱也，而遽为之正与治，上谋而行货，阻（丘）[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为信，因四内与共头以明行，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乱世，不为苟在。今天下暗，周德衰矣。与其并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死）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轻。有所重则欲全之，有所轻则以养所重。伯夷、叔齐，此二士者，皆出身弃生以立其意，轻重先走也。

不侵

五曰——

天下轻于身，而士以身为人。以身为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贤主必自知士，故士尽力竭智，直言交争而不辞其忠，豫让、公孙弘是矣。当是时也，智伯，益尝君知之类。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则喜，四境皆贺，得士则不喜，不知相贺，不通乎轻重也。

汤、武，千乘也，而士皆归之。桀、纣，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上也。自此观之，尊贵富大不足以来上矣，必自知之然后可。豫让之友谓豫让曰：“子之行何其感也？于尝事范氏、中行氏，（诸侯）[智氏]尽灭之，而子不为报，至于智氏，而子

必为之报，何故？”像让曰：“我将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饥而不我食，而时使我与千人共其养，是众人畜我也。夫众人畜我者，我亦众人事之。至于智氏则不然，出则乘我以车，入则足我以养，众人广朝，而必加礼于吾所，是国土畜我也。夫国土畜我者，我亦国土事之。”豫让，国土也，而犹以人之于己也为念，又况予中人乎？

孟尝君为从，公孙弘谓孟尝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观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为臣，何暇从以难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从以难之未晚也。”孟尝君曰：“善。愿因请公往矣。”公孙弘敬诺，以车十乘之秦。秦昭王闻之，而欲丑之以辞，以观公孙弘。公孙弘见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几何？”公孙弘对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国，地数千里，犹未敢以有难也。今孟尝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难寡人犹可乎？”公孙弘对曰：“孟尝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尝君之好士何如？”公孙弘对曰：“义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得意则不惭为人君；不得意则不肯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为管、商之师，说又听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万乘之严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污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谢焉曰：“客胡为若此？寡人善孟尝君，欲客之必谨谕寡人之意也。”公孙弘敬诺。公孙弘可谓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尝君，千乘也。立千乘之义而不可凌，可谓士矣。

吕氏春秋卷十三 有始览

有始

一曰——

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以寒暑日月昼夜知之，以殊形殊能异宜说之。夫物合而成，离而生。知合知成，知高知生，则天地平矣。平也者，皆当察其情，处其形。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上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藪，风有八等，水有六川。

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量角、亢、氏。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交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

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兗代允）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汭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

羊肠，孟门。

何谓九塞？太汾，冥厄，荆阮，方城，穀，井陘，令疵，句注，居庸。

何谓九藪？吴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华，晋之大陆、梁之圃田，宋之孟诸，齐之海隅，赵之巨鹿，燕之大昭。

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 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

何谓六川？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

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陆注三千，小水万数。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有九万七千里。

极星与天俱游，而无极不移。

冬至日行远道，周行四极，命曰玄明。江至日行近道，乃参于上。当枢之下无昼夜。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众耳目鼻口也，众五谷寒暑也，此之谓众异。[众异]则万物备也。天斟万物，圣人览焉，以观其类。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雷电之所以生，阴阳村物之精，人民禽兽之所安平。

应同

凡帝王（者）者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大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水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大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九天为者时，而不助农于下。类固相召，气同则会，声比则应。较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山云草莽，水云角角妻才，早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龙致雨，以形逐影。师之所在，必生棘楚。祸福之所自来，众人以为命，安知其所。夫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剖兽食胎，则麒麟不来；于泽润渔，则龟龙不往。物之从同，不可为记。于不遮乎亲，臣不遮乎君。（君）同则来，异则去。故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故曰同气贤于同义，同义贤于同力，同力贤于同居，同居贤于同名。帝者同气，王者同义，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则薄矣，亡者同名则粗矣。其智弥粗者，其所同弥粗，其智弥精者，其所同弥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齐类同皆有合，故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商箴》云：“天降灾布样，并有其职”，以言祸福人或召之也。故国乱非独乱也，又必召寇。独乱未必亡也，召寇则无以存矣。

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攻乱则（脆，）[服，]则攻者利。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荣且利，中主犹且为之，况

于贤主乎？故割地空器，卑辞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为足。治则为利者不攻矣；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为利则（因）[固]为名也，名实不得，国虽强大（者），曷为攻矣？解在乎史墨来而辍不袭卫，赵简子可谓知动静矣。

去尤

三曰——

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困人所恶。东西望者不见西墙，南向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

人有亡鈇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鈇也，颜色窃鈇也，言语窃鈇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鈇也。相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鈇者。其邻之子非变也，己则变矣。变也者无他，有所尤也。

邾之故法，为甲裳以帛。公息忌谓邾君曰：“不若以组。凡甲之所以为固者，以满窍也。今窍满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组则不然，窍满则尽任力矣。”邾君以为然，曰：“将何所以得组也？”公息忌对曰：“上用之则民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为甲必以组。公息忌知说之行也，因令其家皆为组。人有伤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组者，其家多为组也。”邾君不说，于是复下令，令官为甲无以组。此邾君之有所尤也。为甲以组而便，公息忌虽多为组何伤也？以组不便，公息忌虽

无[为]组，亦何益也？为组与不为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说。用组之心，不可不察也。

鲁有恶者，其父出而见商咄，反而告其邻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恶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恶，尤乎爱也。故知美之恶，知恶之美，然后能知美恶矣。庄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钩投者战，以黄金投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盖内掘。”鲁人可谓外有重矣。

解在乎齐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则得之矣。若檀木而立乎独，必不合于低，则何可扩矣。

听言

四曰——

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谢苑囿，以夺人财；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冻馁，天腴壮狡，汔尽穷屈，加以死虏；攻无罪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今（有）人曰：“某氏多货，其定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也”，则必非之矣。曰：“某国饥，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则不非之，乃不知类矣。《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贤）[能]明其世

[者]，谓之天子。”故当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难矣。[分]善不善本于（义）[利]，（不）[本]于爱，爱利之为道大矣。夫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欤！乱世之民，其去圣王亦久矣。其愿见之，日夜无间，故贤王秀士之欲忧黔首者，不可不务也。

（功先名）事先功，[功先名，名先言]，言先事。不知事恶能听言？不知情恶能当言？其与人穀言也，其有辩乎？其无辩乎？造父始习于大豆， 门始习于甘蝇，御大豆，射甘蝇，而不徙（人）[之]以为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远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习其心，然后能听说。不习其心，习之于学问。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以偃兵及应空（洛）[雄]之遇也，孔穿之议公孙龙，翟翦之难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议，皆多故矣，不可不独论。

谨听

五曰——

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通乎己立不足，则不与物争突。偷易平静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固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国之主反此，乃自贤而少人，少人则说者持容而不极，听者自多而不得，虽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乱之定，毁之成，危之宁，故殷，周

以亡，比干以死，悖而不足以举。故人主之性，莫过于所疑，而过于其所不疑；不过乎所不知，而过于其所以知。故虽不疑，虽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验之以数。若此则是非无所失，而举措无所过矣。

夫尧恶得贤天下而试舜？舜恶得贤天下而试禹？断之于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断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观于五帝、王王之所以成也，则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周箴》曰：“夫自念斯，学德未暮。”学贤问[智]，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国不虚存，必有贤者。贤者之道，牟而难知，妙而难见。故见贤者而不耸则不惕于心，不惕于心则知之不深。不深知贤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

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故当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则于四海之内、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得之则何欲而不得？何为而不成？太公钓于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文王，千乘也；纣，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与不知也。诸众齐民，不待知而使，不待利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后其智能可尽。解在乎胜书之说周公，[周公]可谓能听矣，齐桓公之见小臣稷、魏文侯之见田子方也，皆可谓能礼士矣。

务本

六曰——

尝试观上古记，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也。《诗》云：“有晻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而其名无不愿者，其实无不适者，无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贵于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于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国之不大也；此所以欲荣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民之治乱在于有司。《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今处官则荒乱，临财则贪得，列近则持谏，将众则罢怯，以此厚望于主，岂不难哉？

今有人于此，修身会计则可耻，临财物资尽则为己，若此而富者，非盗则无所取。故荣富非自至也，缘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诬也，无功伐而求荣富，诈也；诈诬之道，君子不由。人之议多曰：“上用我则国必无患。”用己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贤，而已犹有患，用己于国，恶得无患乎？己，所制也，释其所制，而夺乎其所不制，悖，未得治国治官可也若夫内事亲，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亲未孝，交及未笃，是所未得，恶能善之矣？故论人无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

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后任，必反情然后受。主虽过与，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以言忠臣之行

也解在郑君之间被瞻之义也，薄疑应卫嗣君以无重税，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谕大

七曰——

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带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类。汤欲继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汤而不成，既足以王（道）[通达]矣。五伯欲继三王而不成，既足以诸侯长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于世而不成，既足以成显名矣。夫大义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故务在事（事在）大。地大则有常祥、不庭、歧母、群抵、天翟、不周，山大则有虎豹熊螭蛆，水大则有蛟龙鼉鼉鱣鲟。《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空中之无泽陂也，共中之无大鱼也，新林之无长木也，凡谋物之成也，必由广大众多长久，信也。

季子曰：“燕雀争善处于一屋之下，于母相哺也。媁媁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则火上焚栋，燕雀颜色不变，是何也？乃不知祸之将及己也。为人臣[能]免于燕雀之智者寡矣。夫为人臣者，进其爵禄富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于一国，媁媁焉相乐也，以适其社稷，其为灶突近也，而终不知也，其与燕雀之智不异矣。故曰：“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故小之定也必

恃大，大之安者必恃小。小大贵贱，交相为恃，然后皆得其乐。”
定（贱）小在于贵大，解在乎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杜赫说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难惠子以王齐王也。